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七百九十六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五

甲桓王十

五年

齊僖二十四年晉小子二年衛宣十二

年蔡桓八年鄭莊三十七年曹桓五十

年陳桓三十八年杞武四十四年宋

三年秦寧九年楚武三十四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

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
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

集說

杜氏預曰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
年正月六日孔氏穎達曰以長歷推之知甲

戌己丑別月而赴者竝言正月故兩書其日而共言
正月若其各以月赴亦應兩書其月但此異年之事

設令兩以月赴則當於四年云十二月甲戌陳侯鮑
卒五年正月己丑陳侯鮑卒 啖氏助曰公穀皆云
甲戌之日出而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案國君雖狂而
去亦當有臣子從之豈有國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昧
其死日乎 趙氏匡曰左氏云再赴豈有正當禍亂
之時而暇競使人赴告哉假令實再赴夫子亦當詳
定其實日何乃總載之乎且傳云公疾而難作此文
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
作亂之事全簡脫之耳 陸氏淳曰甲戌下脫也
孫氏復曰此言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闕文也蓋甲戌
之下有脫事爾且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 劉氏
敞曰春正月甲戌此無事何以無無聞焉爾或曰陳
侯之弟佗殺陳世子免云爾闕也 程子曰甲戌下
文闕 黃氏仲炎曰甲戌己丑三傳皆以為魯史舊
文而孔子因之非也孔子修春秋以筆削自命若魯
史有二日竝存之訛不應述而不削遺無故之疑也

此必聖人筆削之後傳錄者誤耳 李氏廉曰三傳
不究闕文之義公羊則曰曷為以二日卒之戕也甲
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穀梁則曰陳
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
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為再赴其謬戾甚矣 王氏錫
爵曰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使人再赴之理即令
再赴孔子何以不據實而書蓋或上下其文有闕耳
而或者遂謂陳佗殺其君之子免八字則又失之鑿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

齊侯鄭伯朝於紀欲
以襲之紀人知之

胡傳

案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
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

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竝驅而
朝紀乃懷詐諷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

其志惜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於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集說

杜氏預曰外相朝皆言如齊欲襲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孔氏穎達曰傳言朝經言如知如

即朝也下文州公如曹與此相類故云外相朝皆言如也魯出朝聘例言如獨言外朝者經有公朝王所以不盡云公如故獨云外也朝聘而謂之如者爾雅釋詁云如往也劉氏敞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之也曷為疾之齊侯鄭伯將襲紀以朝往焉紀人知之然後以朝反如者朝辭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強不朝乎弱不正其為詐以圖人之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又曰公羊以謂離不言會故言如也非

也春秋之記盟會者所以刺譏諸侯非善羣聚而惡離會也離會何為不可書而改會為如以亂事實哉

孫氏覺曰春秋之時齊鄭強大而紀最小此紀侯之朝事不暇者而齊鄭往焉有以窺之也故桓十三

年之戰而莊元年遷其邦鄆鄆三年以鄆入齊而紀亡矣程子曰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

之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吳氏澂曰許近於鄭紀近於齊鄭欲得

許與齊同謀之而卒得許齊欲得紀與鄭同謀之而卒得紀李氏廉曰外相如例二州公如曹為來魯

書也齊鄭如紀為紀人來告也此皆非常例公羊直以為離不言會穀梁又以為過我而書不及左氏遠

矣又曰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同心以吞噬小國為事自隱二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

惡曹之盟二十年間二國為一伐宋入邾入許立督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百計求援六年

會于成其冬來朝謀於魯也深矣九年季姜歸京師
託於周也至矣十一年鄭莊卒後齊鄭之黨方散故
十三年紀侯得魯鄭而僥倖於一勝然怨愈構矣十
五年齊僖卒襄公立十七年于黃之盟魯欲平二國
也而襄公方襲小伯之勢豈顧一盟而棄僖公之業
哉故莊元年而遷邢鄆鄆矣三年而紀季入鄆矣齊
勢方盛鄭亦棄紀而為垂之遇矣故自齊鄭如紀蓋
十有七年而紀卒去國齊可罪也鄭莊之惡可勝誅
哉汪氏克寬曰外相如惟齊鄭如紀與州公如曹
春秋惡齊鄭之不能卹小國而假朝禮以濟凌人之
謀惡州公不能保其國而假朝禮以為依人之具皆
非真能行朝禮者也此事以觀考齊人滅紀之本末
及州寔之來魯而
聖人之意見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
作任

左傳

仍叔之子弱也

公羊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穀梁

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胡傳

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私

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大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宗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

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集說

何氏休曰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者起子辟杜氏預曰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

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范氏甯曰錄父使子謂不氏名其人稱父言子也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識之孔氏穎達曰天子大夫例皆書字仍氏叔字知是天子大夫也又曰傳雖不言聘蓋為將伐鄭而遣告魯也劉氏敞曰仍叔之子者何猶曰仍叔之子云爾爵人以其德也祿人以其能也天下之公也王者不以愛害公家氏鉉翁曰宰糾名貶也仍叔之子不名亦貶也貴者以名為貶少且賤者以不名為貶皆以著其獎逆之罪也汪氏克寬曰詩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則仍叔世大夫可知又曰公

穀皆云父老子代從政程子則云父受命而使子代
行今案非有天子之命則亦不敢使子代聘也卓
氏爾康曰此蓋譏子弟預國政耳如仍氏之子已為
大夫經自當以官氏名字見今日仍叔之子蓋知其
未命之稱也

案左氏以為弱公穀以為父老子代從政胡傳以為
譏世官其義蓋相因也程子謂仍叔承命而使子代
行則是仍叔自使其子何以稱
天王使耶汪氏克寬駁之是矣

葬陳桓公

集說

黃氏震曰使會葬故書吳氏澂曰不書月史
失之蓋陳佗篡立而葬之也俞氏皋曰不書

月日闕文也是年陳佗弑大
子免而自立不書不來告也

城祝丘

祝丘杜注魯地漢即丘縣孟康曰春秋時之祝丘也今沂州東南五十里有即丘城

集說

杜氏預曰齊鄭將襲紀故高氏閌曰莊二十

年夫人會齊侯于祝丘是齊魯兩境上邑也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之來討故非時城此以備之以桓之暴逆奪民之力則旱蝗應矣家氏鉉翁

曰非時也故書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

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

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緡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緡葛杜注鄭地或云即長葛也今河南開封府長葛縣北十二里有故城

公羊

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胡傳

案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緡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

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

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於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集說

杜氏預曰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
氏助曰不言會及臣從君之辭也
胡氏瑗曰

不書王師敗績於鄭王者無敵於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言伐而不言敗茅戎書敗者王師非王親兵致討故敗而書之
孫氏復曰桓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鄭伯叛王也其言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
案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

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皆曰
以此不使天子首兵可知也曷為不使首兵天子無
敵非鄭伯可得仇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以尊之尊桓王所以甚鄭伯之惡也夫鄭同姓諸侯
密邇畿甸桓王親以三國之衆伐之拒而不服此鄭
伯之罪不容誅矣劉氏敵曰穀梁曰舉從者之辭
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非也直言
從王伐鄭文順事明可不煩解矣又妄云舉從者之
辭何益哉且安見諱伐鄭之義哉程子曰王師於
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葉氏夢得曰古者
諸侯有罪方伯征之方伯不能服二伯征之二伯不
能服而後王親征之諸侯而至於王親征之無以立
於天下矣呂氏祖謙曰天子得用諸侯之師故不
曰以而曰從王臣聽君之辭也陳氏傅良曰王師
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也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
於天下嘗戰矣而不言戰嘗敗績矣而不言敗績諱

之也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尊王也 薛氏
季宣曰九伐之法無親征諸侯之制王親戎事危道
也其不書王師何王為重也 家氏鉉翁曰王討叛
而不勝反為所敗此王室一大變春秋是以書三國
從王伐鄭存君臣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亦褒三國之
能以師從王青齊宋魯大國之不從王者也 萬氏
孝若曰桓王伐鄭非天討莊王錫桓公命非天命故
皆不書天 俞氏皋曰三國稱人將卑師少也從順
辭也王自將而三國以微者從亦罪也不言敗諱也
李氏廉曰春秋王師之出有二伐鄭救衛是也陳
氏云王師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
天下書救衛救衛無功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此說
固是然春秋明道不計功故伐鄭不書以而救衛書
子突又不可以一槩論也 汪氏克寬曰傳稱王以
諸侯伐鄭而經書三國從王實變文以著君臣之大
分然成十三年傳云公及諸侯遂從劉康公成肅公

會伐秦而經不書諸侯從劉子成子者王臣非至尊之比猶尹子單子之伐鄭止以列會為文也襄十四年傳云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經不書大夫從晉侯者諸侯非王命不當擅興列國之師蓋齊桓晉文之侵伐止以列會為文也文定謂桓王伐鄭非天討乃端本澄源之意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而遠近莫不壹於正非謂鄭莊之無罪也春秋深明其用自貴者始王不稱天以正其本三國書從以明人臣從君之義戰敗不書以存大君無敵之體書三國從王伐鄭以人臣而致天子之親伐則鄭之罪亦不可掩矣從王伐鄭為一經之特筆輕重之權衡君臣之名分莫不畢見豈不深切著明矣哉

大雩

此書雩之始

左傳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公羊

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胡傳

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

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已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集說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注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

雩帝為壇於南郊之旁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自鞞
輦至祝啟皆作曰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正雩在四
月為五月不雨修雩故記之於五月也 鄭氏康成
曰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 杜氏預曰啓蟄
夏至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
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
祈膏雨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
廟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
宗廟 孫氏復曰雩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
經無六月雩者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則書謂之大者
雩於上帝也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於山川百神魯
諸侯也雩於山川百神禮也雩於上帝非禮也是時
周室既微諸侯之僭者多舉於魯則諸侯僭之從可
見矣然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
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隱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此年秋大雩六年八月

壬午大閏閏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其旨微矣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又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揚氏時曰愚案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詩頌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龍見而雩與周禮所掌春秋所書不同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為旱而雩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遠為百穀祈膏雨與啓蟄之郊其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

與它祭不同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郊非不用樂也以禮為主雩非不用禮也以樂為主亦各隨其宜也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祭得他不屬我氣便不與之交感如何祭得此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也家氏鉉翁曰常祀不書書雩皆旱而雩也大雩帝天子事也雩山川百神諸侯事也魯僭雩帝故書大以譏之郊禘亦僭何以不書大曰郊禘一而已矣雩則諸侯天子為禮各異故書大以譏其僭吳氏澂曰魯之雩祀僭王禮持書曰大雩以表其為天子祀上帝之雩而非諸侯祭山川之雩也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經無書六月雩者蓋得禮則不書七月八月九月則皆過時故書書冬則建酉之月穀已成熟尤為非時也魯有舞雩壇蓋祀帝於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為舞雩而日亦如郊之用辛也齊氏履謙曰

天子有雩諸侯亦有雩天子有社諸侯亦有社雩社雖同所以為雩社則異故春秋大雩則書鼓於社則書皆非禮之禮也李氏庶曰經書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此年及成三襄五十六昭八定七十二是也書八月者四僖十一襄二十八昭三二十四是也書七月者二昭二十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三襄八十七昭六十六定元七年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是也蓋左氏但知龍見而雩為正故以為不時而不知因旱而雩乃記災也公羊以大雩為大旱趙子以稱大為徧雩舊說又以為大者禮物有加也是皆不知大雩之為僭矣一年而二雩者昭二十五定七年也皆旱甚而無格天之誠季辛又雩不言大者啖子曰承上文也汪氏克寬曰經書雩二十一左氏於此年云書不時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則曰旱甚餘年無傳首言不時而後皆言旱其意以互文見

義皆以旱而皆不時也然春秋書雩實以旱書而併著其僭耳熊氏過曰雩者號祭吁嗟求雨也魯南為雩門舞雩在城南舞以女巫雩樂以皇所以達陽中之陰雩祭以舞為盛遂名壇曰舞雩舞雩有二龍見而雩設壇祈澤常祭也旱而雩非常也大雩上帝用盛樂又非常僭也胡氏義備矣月令建午之雩則秦制耳

案以遠釋雩本孔疏耳賈服皆無此義杜注謂萬物待雨又曰遠為百穀祈膏雨似以雨釋雩遠字非其所立義也爾雅謂雩為號祭則穀梁吁義近之古人釋文或從類或諧聲雩文從雨而聲近吁若遠則雨無取焉

螽

公作

公羊

蠛何可以書
記災也

穀梁

蠛蟲
災也

集說

何氏休曰蠛者煩擾之所生杜氏預曰蚣蝰
之屬為災故書孔氏穎達曰釋蟲云蜚蠛蚣

蝰揚雄方言云春黍謂之蚣蝰陸璣毛詩疏云幽州
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
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
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螫蠛土蠛樊光云皆
蚣蝰之屬然則蠛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之傳稱凡
物不為災不書知此為災故書程子曰蝗也既旱
又蝗饑不待書也朱子曰蠛蝗屬長而青長角長
股一生九十九子鄭氏樵曰古曰蠛今曰蝗家
氏並翁曰繼雩書蠛旱蝗並作也汪氏克寬曰春
秋書蠛者十桓僖文襄之世各一見惟宣哀之世各

三見 程氏端學曰 螽者乖戾之氣所生也 生則害
五穀 大意與書螽同 李氏庶曰 經書螽十桓五宣
十三十五皆書 秋文八書冬僖十五宣六襄七皆
書八月哀十三書九月哀十二十三書十二月
案此與隱五年書螽同 蓋以久暫計之
則時甚於月矣 穀梁之說非也 故不錄

冬州公如曹

州國名今山東青州府安丘縣淳于城州
所都也 曹杜注曹國濟陰定陶縣今屬

山東兗州府縣西北四里有定陶故城即曹國也 孔
疏世本州國姜姓曹國伯爵譜云曹姬姓文王子叔
振鐸
之後

左傳

淳于公如曹度
其國危遂不復

淳于杜注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今青
州府安丘縣東北三十里有淳于故城

公羊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

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

胡傳

案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

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於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集說

孔氏穎達曰如者朝也以朝出國不得書奔外朝不書以因來向魯故書其本也趙氏匡曰

據經文直書譏其外交故書曰如曹劉氏敞曰州公者何寡內諸侯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過我則何以書接焉爾程子曰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張氏洽曰州

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左氏
乃云淳于公杜注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
云城淳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為杞所并遂以淳于
為都未詳孰是吳氏澂曰此人君之失國者與紀
侯大去其國同但州公之去國有所如紀侯之去國
無所如爾凡國君如他國皆朝也蓋其國危亡將寄
託於曹假朝禮以行實則奔也趙氏鵬飛曰州公
王臣也天下諸侯非二王後無稱公者杞以夏之後
宋以商之後故爵以公天子三公稱公祭公虞公號
公與此州公是也州襄內采邑也公爵也州邑即河
內州縣其初蓋蘇忿生采地至是為州公食邑左氏
乃以為淳于公淳于公則杞公耳淳于隸今密州杞
後遷於淳于世或以地稱之如東樓公之類是也左
氏不知遂以淳于公為州公不知諸侯非二王後非
天子三公無稱公者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六年
寔來赴也州公其寔來魯而中道如曹故先書州公

如曹而繼書寔
來文相承也

案左氏以州公為淳于公張氏洽趙氏鵬飛皆以州
為畿內之國與祭公同二說各有所見今並存之

乙桓王十
亥四年

六年

齊僖二十五年晉小子三年衛宣十三
年蔡桓九年鄭莊三十八年曹桓五十

一年陳厲公躍元年杞武四十五年
宋莊四年秦寧十年楚武三十五年

春正月寔來

左傳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
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公羊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
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

穀梁

寔來者是來也何為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
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

也朝

胡傳

案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

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凌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爾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

棄者之
勸戒矣

集說

杜氏預曰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問無異事省文從可知又曰傳亦承五年

冬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劉氏敞曰寔來者孰謂謂州公也曷為不曰州公來簡之也程子曰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陳氏傅良曰以為來朝則非朝也來奔則非奔也但曰州公來則疑於祭伯故書曰州公如曹春正月寔來是不復其國之辭也古者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而託於諸侯曰寓公先王所以通不得已也州公如曹寔來紀侯大去其國不書奔通不得已也張氏洽曰淳于公自曹來朝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佗伯父寔來成二年傳王曰所使來撫予

一人而鞏伯寔來今案書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略之也

案三傳皆以寔來為州公來程子及胡傳亦同惟三傳以寔來為承上文而程胡以寔為州公之名蓋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也張氏治主三傳之說引證寔來甚為詳核則二說當並存

附錄左傳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

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

正辭信也。今民饅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蠱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諛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隨杜注：義陽隨縣，西魏置隨州，今屬湖廣德安府。古城在州南，孔疏：世本隨國姬姓，不知始封為誰。

瑕杜注：隨地。

漢杜注：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入

江。武都，今漢中府寧羌州；江夏，今武昌府江夏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左公作成 成杜注魯地泰山鉅平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

寧陽縣東北九十里

故城社即古成城也

左傳

夏會于成紀來

集說

杜氏預曰齊欲滅紀故來謀之 孫氏復曰此與二年書來朝三年會郕同旨 孫氏覺曰其

後齊終并紀會盟侵伐自此無已經書之所以見強國暴恣而小國微弱奔走不暇以救其危者也 程

子曰謀齊難也

高氏閔曰以紀之微而捍齊之強

者十有七年亦紀侯憂畏諮謀之功也歟

黃氏震

曰齊欲圖紀紀魯甥也以魯婚於齊故求魯而公會之家氏鉉翁曰前年齊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

遂因是啓釁且將大加兵於其國紀睦於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譏也是冬紀復

來朝胡氏謂魯桓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而紀主之以求援其何以能國然紀實危迫而有求於魯當時諸侯之國未有能與齊為敵者惟魯望國紀之求之亦有弗獲已焉是以春秋無譏至冬而復來則不能無譏矣

附錄左傳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

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傳

簡車馬也

公羊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穀梁

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

胡傳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

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集說

周禮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

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鐺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聲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鐺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振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鐺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鐺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何氏休曰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杜氏預曰齊為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戎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孔氏穎達曰

公狩于郎公狩于禚皆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周禮雖四時教戰而遂以田獵但蒐閱車馬未必皆因田獵田獵從禽未必皆閱車馬何則怠慢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獵也公及齊人狩于禚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以矢魚于棠非教戰之事主為遊戲而斥言公則狩于郎禚亦主為遊戲故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家之常禮公身雖在非為遊戲如此之類例不書公定十四年大蒐于此蒲邾子來會公公身在蒐而經不書公知其法所不書以其國家大事非公私欲故也且此蒲邾問皆舉蒐地此不言地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於城內此亦當在城內陸氏淳曰公羊蓋以罕書也案以其非常故書耳非為少也穀梁蓋以觀婦人也案經無異文傳自穿鑿孫氏復曰八月不時也大閱大蒐謂天子田劉氏敞曰何以書譏何譏

爾不時也大閱之禮冬事也秋興之非正也厲農甚矣孫氏覺曰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茆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又因以行田獵之禮然而大閱之禮比於三時最為盛大蓋當仲冬之月田事已畢而農功間隙之際又禽獸盛長取而無擇故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軍旅之事皆不可忘宗廟之事皆不可忽故田獵以四時皆以習兵教戰因取禽獸以共祭祀也周禮所載者天子之事春秋所書者諸侯之事春秋常事不書書之者皆有所見也大閱之禮冬行之是也春秋之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六月之時農方居野而苗稼方長桓公於此乃行大閱之禮簡車徒選士馬以妨農之稼聖人所以深罪也程子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王氏葆曰古者外事用剛日內事用

柔日兵戎外事故大閱以壬午治兵以甲午猶吉日
美宣王田而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也 邵氏竇曰
凡王所建皆曰大大廟大學之類是也凡王所舉皆
曰大大蒐大閱之類是也曾謂魯可行之乎書責之
也

蔡人殺陳佗

胡傳

佗弑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
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

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
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
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
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弑君
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
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過人

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

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

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集說

趙氏匡曰佗殺太子之賊公穀不達此意妄云淫於蔡淫獵於蔡不近人情陸氏淳曰啖氏

云佗踰年之君也不曰陳侯以賊誅也又曰淳聞於

師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陳佗殺

太子之賊也蔡雖他國以義殺之亦變之正也故書

曰蔡人孫氏復曰稱人以殺討賊亂也劉氏敞

曰稱人以殺何討賊之辭也此蔡人也其以討賊言

之何與之也何為與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

侯有為無道尊亂宗賤害貴者義能討之則討之可

也又曰公羊以謂外淫乎蔡蔡人殺之非也蔡人者

討賊之辭也佗本篡故以討賊之辭言之猶衛人殺

州吁齊人殺無知楚人殺陳夏徵舒等也佗雖自君

內不為國人所附外不為天子所命是以異於商人而不得以逾年例言也程子曰佗弑世子免而竊

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

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誅之蔡侯殺

之實以私也而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朱

子曰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弑君初不見於經

者亦是魯史無之耳呂氏大圭曰陳佗既踰年矣

而不稱君何也齊無知亦踰年而不稱君蓋當時一

國之人異邦之人猶知其為弑逆也家氏鉉翁曰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夫人皆得而討陳人討州吁蔡

人殺陳佗此鄰國之二討春秋所深與也五國定州

吁四國成宋督齊鄭輔魯桓宋魯扶鄭突春秋深誅

而痛斥之此與國之四逆也而又有特筆之三罪焉

州吁陳佗無知是也彼列於諸侯之會或既立踰年

春秋以討賊書不成其為君此聖人之特筆非因乎

舊史者也亦有討賊而不明正其罪者不以本罪討

也 俞氏皋曰案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
佗而立之然則蔡人殺佗出於私意而經書無貶者
善其討賊也公羊以為淫穀梁以為獵皆臆說也
程氏端學曰春秋有一事見一義者不必兼首尾其
餘有首必有尾有尾必有首所謂屬辭比事者也蔡
人殺陳佗事之尾也而首不經見五年正月甲戌之
下趙謂當記陳佗作亂事豈其然乎 汪氏克寬曰
弑君而見殺者十有二惟四人以討賊書州吁無知
衛人齊人能自討賊陳佗夏徵舒待蔡人楚人討之
臣子之不能討其罪著矣晉惠因里克弑君而得國
衛獻因甯喜弑君而復國利其所為使復為大夫既
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國殺大夫為文楚棄疾
誘比以為君之利而俾當大惡之名既而殺之意在
代其位非討賊也故以公子相殺為文陳人雖殺宋
萬然與賊為黨待宋人之賂而後殺之齊慶封誘崔
杼而致之死皆非天討故不以討賊書也宋督死於

南宮萬書之則為捍君難故不見於經齊商人蔡般既為國人所君曠歲歷年假手而討之春秋雖欲奪其爵位同之於賊有不可得矣李氏庶曰殺他國君例四陳佗鄫子蔡般戎蠻子也金氏賢曰州吁死於陳而書衛人殺陳佗死於蔡而不書陳人殺者何哉蓋書衛人者嘉其臣之忠也不書陳人者著其臣之罪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

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

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

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
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
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
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公羊

子同生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
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

也子公羊子曰

其諸以病桓與

胡傳

適家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與子者定於
立適傳子以適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

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
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
國家之本防後世配適奪
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

集說

何氏休曰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
無正故喜之孔氏穎達曰杜云十二公惟子

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文公哀公其母竝無明文
未知其母是適與否蓋其父未為君之前已生總令
是適亦不書也 啖氏助曰君嫡子生以大子生之
禮接之則史書 趙氏匡曰禮備於嫡是重宗廟記
其是以著其非也 劉氏敞曰子同生者孰謂謂莊
公也何以書貴也何貴爾世子也又曰穀梁曰疑故
志之非也聖人豈至此乎若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
乎且詩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賢者信魯莊公
為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為齊侯之子乎
就令當時國人有疑之者是國惡無大於此矣聖人
曷為明明揭之乎 程子曰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
書 葉氏夢得曰舉之以禮則書不以禮則不書所
以重嫡也 朱子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
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
侯之子矣 鄭氏玉曰生即書之所以見名分之已
定而明父子之親誓於天子然後稱世子所以見爵

秩之貴而明
君臣之義

冬紀侯來朝

左傳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
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胡傳

案左氏會于邲諮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
求成於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

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
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
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弑君之賊人人
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
乎然則何以免於貶
志不在於朝桓也

集說

杜氏預曰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
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程子曰紀侯

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
輯其民人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
宜矣家氏鉉翁曰夏會于邲冬又來朝紀之求於
魯至矣卒不能有益坐待滅亡春秋書之責紀之不
能自治其國苟焉圖存青魯坐受鄰國之朝莫之或
拯也汪氏克寬曰桓公篡立惴惴焉不能自保安
足與謀紀難哉春秋所以恕紀侯而不之貶者紀以
蕞爾之國介居大國之間欲上告於天子則不能欲
下告方伯連率則無非齊之與國其所以僕僕朝魯
會魯亦曰紀之與魯暨魯之與齊皆比鄰婚姻之國
或可資其助耳比事而觀紀不能自強於政治魯桓
不能憂人之憂急人之急齊以強大肆意吞噬弱小
其罪皆不待貶而自見矣卓氏爾康曰左氏紀侯
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杜謂公無寵於王故
告不能然明年王使主紀婚矣何言不能自通也
當繇齊欲滅紀魯與齊好不敢顯言為紀求成耳

丙桓王十
子五年

七年

齊僖二十六年晉小子四年衛宣十四
年蔡桓十年鄭莊三十九年曹桓五十

二年陳厲二年杞武四十六年宋莊
五年秦寧十一年楚武三十六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咸丘杜注魯地高平鉅野縣
南有咸亭今屬山東兗州府

胡傳

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
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皆愛物

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
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集說

杜氏預曰焚火田也譏盡物故書
曰以火焚地明為田獵故知焚是火田也不言
孔氏穎達

蒐狩者以火田非蒐狩之法而直書其焚以譏其盡
物也釋例曰狩既非法雖得地亦譏不復譏其失地
也咸丘知地亦非也禮記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
田則是已蟄得火田也又爾雅釋天云火田為狩似

法得火田而譏其焚者說爾雅者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云襦細密之羅此時蟄者畢矣可以羅罔圍取禽也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然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尚不盡取一羣豈容并焚一澤知其譏盡物故書也劉氏敞曰焚咸丘者何以火田也以火田則其曰焚咸丘何火田而咸丘焚也何以書譏何譏爾焚咸丘疾矣又曰焚咸丘淫獵之過也古者誅不逐奔追不越防又曰公羊謂咸丘者邾婁之邑其君在焉故不繫國焚之者樵之也非也案公羊凡春秋所書內取也苟不繫國悉歸之邾婁今此亦其比也又案邾人執鄆子用之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諸若此類不仁之甚者春秋明書之不使文亂實若誠火攻人君應書曰伐咸丘焚之與伐戴之文相符矣今但曰焚咸丘而無兵戈之意安知不以火田乎又曰

穀梁曰其不言邾咸丘疾其以火攻與公羊說相近
吾既言之矣 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

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 咸丘地名云焚咸

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高氏閌曰咸丘乃

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為齊東野人 葉氏

夢得曰災先言所而後言所災天火也見其火而已

焚先言焚而後言所焚人大也有焚之者也 趙氏

鵬飛曰咸丘魯邑也公穀以為邾咸丘夫春秋書地

未有不繫其國者宋彭城是也故雖在楚必繫之宋

豈有邾邑而不書邾咸丘耶不書邾後世安知其為

邾邑也然則焚咸丘無貶乎曰貶貶淫獵也獵不至

於焚山而况焚邑乎邑人民之聚也攻獸而災及於

人甚矣 黃氏仲炎曰焚林而田明年無田竭澤而

漁明年無漁故春秋書焚咸丘惡盡物也夫求盡物

於山澤聖人且猶惡之况求盡利於民乎 王氏元

杰曰桓公焚林而田物無遺類豈先王仁民愛物之

心哉春秋書焚咸丘以著其殘忍害物之心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杜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今湖廣襄陽府

穀城縣治為故筑陽城古穀城在縣北鄧釋例曰

鄧國義陽鄧縣今湖廣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有鄧城

孔疏世本鄧為曼姓楚文王滅

之穀則不知何姓是誰滅之

公羊

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

穀梁

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胡傳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

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

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

集說

杜氏預曰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孫氏復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者也

此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桓大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穀伯綏鄧侯吾離不能致討反交臂而來朝故生而名之也劉氏敞曰左氏曰名賤之也非也侯伯之爵豈小哉且上杞侯來朝雖不敬猶不書名計杞之國又非大於鄧穀也彼何故不名此非春秋之意也又經書夏朝傳云春朝此傳所據者以夏正記事也杜云以春來夏乃行朝禮為之蔽短非實矣陳氏傳良曰諸侯不名爵從其爵未爵稱字必微不能自通者也而後名之未成君名之卒名之

失國名之嘗失國矣雖復入歸亦名之舍是無名道矣而名之者貶也貶穀鄧之君朝桓也葉氏夢得

曰穀伯鄧侯失地之君也諸侯以奔來者書以奔以朝來者書以朝失地則何以能朝猶不失其為君者

也古者謂是為寄公或曰寓公諸侯分地處之而不

臣趙氏鵬飛曰春秋諸侯以小朝大勢之常也滕

薛紀杞牟葛皆小國也來朝未有書名者諸侯不名

惟失地名薨則赴以名穀鄧生名失地也穀鄧皆在

南陽迫於楚距京師八百里京師至魯又六百里合

千四百里之遙其間越蔡越許越陳越曹越宿及邾

而朝於魯何益哉蓋為楚所逼失地而奔越大小七

國而不見容者懼楚也至魯遠於楚而容之故朝於

魯以朝禮見故書朝以失地故書名家氏鉉翁曰

是歲闕秋冬杜氏以為史之闕文呂氏東萊以為春

秋以後之闕文據傳是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弑之

此亦事之大者春秋未必不書其不見者亦闕文歟

程氏端學曰先儒皆謂逆亂天道歲功不成故不具四時其穿鑿附會將以扶植世教而不知其破碎經旨矣使孔子果以冢宰聘桓而闕秋冬次年仍叔子復聘於此為甚當復闕秋冬而不闕果以穀鄧朝桓而闕秋冬當先闕於滕子來朝與四國會稷成宋亂取郕鼎之時而又不闕則孔子取義於是乎疎矣今幸四年七年秋冬適無事可書而闕之也如有事焉不知孔子竝其事闕之邪將仍書其事而獨闕秋冬二字邪王氏元杰曰弑逆之賊誅止其身黨之者無罪人皆得以肆其姦矣春秋斥書二國之名以正黨惡附姦之罪也陳氏宗之曰說文云魯在泰山之下穀鄧在方城之外去泰山絕遠越國踰境相繼朝桓非桓大惡之黨而何故特貶之陳氏際泰曰宰渠之聘也以夏穀鄧之朝亦夏也故得闕二時也使聘與朝或在秋冬之間將不闕乎無以立教其闕之也則併致闕之故而去之後乏人又何緣知其

為立教焉

案曲禮曰諸侯失地名故公穀以穀鄧書名為失國之君而葉氏夢得趙氏鵬飛皆從之於義為正孫氏復胡氏安國陳氏傳良謂貶其朝桓似亦有理今竝存之不書秋冬史闕文也四年杜注甚明朱子亟取焉故程胡二傳及何氏休之說俱不錄

附錄左傳

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於邲冬曲沃

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邲杜注王城也今河南府洛陽

縣西有邲邲陌亦謂之邲山

丁桓王十八年齊僖二十七年晉侯緡元年衛宣十五年蔡桓十一年鄭莊四十年曹桓五十

三年陳厲三年杞武四十七年宋莊
六年秦寧十二年楚武三十七年

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

烝者何冬祭也春日祠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

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
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胡傳

案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
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

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
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
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正月見春
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
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為是與周制異
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瀆書也

集說

何氏休曰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

多芬芳備具故曰烝

杜氏預曰此夏之仲月

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月復烝見瀆也

孔氏穎達

曰衛氏難杜云上五年閉蟄而烝謂十月此正月烝

則是過時而烝秦氏釋云案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

仲之月此正月則是夏之仲冬何為不得烝而云過

時也又曰大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祠中冬獻禽

以享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烝

也釋例曰周禮祭宗廟以仲月蓋言其下限也下限

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仲是下限則周之正月

得為烝祭趙氏匡曰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

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正月烝則

夏之仲冬也凡四時之祭皆用孟月宣八年六月有

事于太廟即夏之孟月也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

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即用季

月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即夏之季月也然吉

事先近月苟有其故而用季月涉於怠矣當用仲月為嘉也又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禘秋嘗冬烝詩云禘祠烝嘗于公先王而春秋無禘祀者蓋春秋中再書烝一書嘗兩書禘皆為失禮及有變故乃書爾於祠禘二祭無他故所以不書也又曰正月之烝不失時也經為五月又烝故書此以明一歲再烝若不書即似春有故不烝夏乃烝爾劉氏敞曰此未有言烝者其謂之亟何以夏五月為亟也春秋欲見五月再烝故於此不得不書猶將書壬午猶繹者不得不先書有事于太廟也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趙氏鵬飛曰禮有時不時則失禮禮有節煩數則失節烝冬事也四時之祭惟烝為甚腆蓋非冬則物不可得而備今正月而烝禮也若五月之烝夏之三月物華而未實禽獸孕育之際安得物而備之非暴殄天物不能也聖人文起於此而義在彼故曰為五月烝起也汪

氏克寬曰四時常祀惟桓公之經書烝書嘗蓋再烝之瀆與未易災之餘而嘗之慢皆失禮之大者况冬烝而以夏五月行之酉月嘗而以未月行之或太過或不及皆失時之甚者故筆之於經以示貶焉或謂桓有大惡不可以祀先君故聖人因其失禮而特書以重其惡其言失之鑿矣季氏本曰內事用柔日故烝以己卯丁丑嘗以乙亥吉禘以乙酉大事以丁卯有事以辛巳癸酉義同

天王使家父來聘

胡傳

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

宰相之專而

責之備也

集說

杜氏預曰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孫氏覺曰桓公大惡之人也而五年之間來聘者三春

秋一切書之所以見不能討惡而王道之衰遂使篡人得志也 程子曰魯桓公弑立未嘗朝覲而王屢

聘之失道之甚也 葉氏夢得曰家父王之下大夫

也 趙氏與權曰五年之中周三聘魯古者七年一

聘周則過矣六年一朝自隱至桓未嘗一至天子之

庭魯之辜將焉逃春秋書之傷周責魯之意隱然矣

趙氏鵬飛曰命魯主婚也魯將為紀謀納女於王

王使家父來聘言娶於紀也 家氏鉉翁曰天王下

聘逆人初而貶以正法也再而貶申著其義也至於

三義盡於前不貶猶貶也 陳氏深曰孔氏曰此年

及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而詩節南山乃

家父刺幽王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詩序仍叔美

宣王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亦世字如趙氏世

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汪氏克寬曰家父乃周之世

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而不憚

激怒於君相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之經兩書家

父亦家氏之子若孫爾一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從於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誦能無愧乎比事以觀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季氏本曰家氏父名蓋天子之元士作節南山詩者自謂家父作誦以究王訕而可不名稱乎

附錄左傳

春滅翼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

何以書譏亟也

穀梁

黷祀也志不敬也

胡傳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

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

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集說

孫氏覺曰祖父至尊神明至幽而以非禮瀆之聖人所以深辜也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

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宋氏

宜春曰武氏子來求賻一責天王求賻二責魯之不

共一貶而起二事此兩書烝二事而一貶趙氏與

權曰夏而禘禮也烝非其時也歲再烝焉祭之瀆也

而桓公行之將以事神適以慢神將以寧神適以瀆

神吳氏澂曰建子之月己烝矣建辰之月又烝焉

於春季而行冬祭非其時非其禮也李氏廬曰周

禮紀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公羊亦同毛

詩云禘祠烝嘗此取協韻爾非有異也王制曰春禘

夏禘秋嘗冬烝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祭義與郊特

牲同祭統與王制同吳氏草廬曰王制篇內禘皆當

讀為祠禘皆當讀為禘此說是也趙氏曰禘非時祭

之名也禮記諸篇皆漢儒約春秋為之見春秋有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見春秋惟兩書禘一閏二年五月一僖八年七月一春一夏遂有春禘夏禘之說又見春秋止有烝嘗禘三祭遂為諸侯闕一祭之說皆不可信也

附錄左傳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雖有釁不

使遂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過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沈鹿杜注楚地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東六十里有鹿湖池深不可測即其地也黃杜注黃國弋陽縣魏置弋陽郡於此今河南汝寧府光州境弋陽城在州東黃城在州西史記黃帝末孫陸終之後封於黃陸氏纂例黃嬴姓淮漢志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水經淮水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今安東縣也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西北速杞杜注隨地傳云楚伐隨軍於漢淮之間當在今湖廣德安府應山縣境

秋伐邾

集說

孫氏復曰不出主名微者也孫氏覺曰不言帥師微者伐之也高氏閌曰桓自弑立恃其

強惡以陵小國小國皆畏而從之故紀邾鄆穀滕杞或朝或會惟邾恃舊好而不顧至是遂伐之其曰伐

邾必有辭焉邾不能奉詞以討桓公弑逆之辜宜乎其反見伐也黃氏震曰東萊呂氏曰微者也其事乎不可得而詳者也天子在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為無王此春秋所以作也岷隱戴氏曰隱公嘗親伐邾今雖大夫亦不行蓋卑邾矣其後僖公卑邾而不設備是以有升陘之敗愚案呂之說正論也而戴之說亦其一事之戒趙氏鵬飛曰儀父蓋知義者也隱有遜千乘之心則即位三月儀父來盟桓有篡逆之惡則定位六年儀父不至非義何恃哉桓公憤其然故無故而伐之責其不至也然邾終不即至迄十五年因年人葛人之來不得已而與之俱而後朝焉以是知義之果可恃也桓以不義而伐人之國用兵何名哉故不書公不書師而見貶家氏鉉翁曰不書公貶也大夫行亦當書帥師不書亦貶也湛氏若水曰春秋無義戰凡非奉王命而行討者皆不義之兵也桓篡立不能修臣職而朝王反受列國之朝又

肆其橫兵而伐邾以強陵弱以衆暴寡其為惡極矣
故春秋書之以著其罪 季氏本曰邾小國為魯所
迫然叛服不常凡加
兵者皆不服故也

冬十月雨雪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
何異爾不時也

集說

何氏休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
太盛兵象也 范氏甯曰禮月令曰孟冬行秋

令則霜雪不時

杜氏預曰今八月也

書時失程

子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葉氏夢得曰雨

雪不志此何以志建酉之月也

齊氏履謙曰春秋

凡三書雨雪雨皆言大此獨不言大言大者以大為

異不言大者

以失時為異

附錄左傳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書遂始此

左傳

禮也

公羊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

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

外其辭

成矣

穀梁

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畧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胡傳

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使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

其來魯乃命魯侯以昏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昏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集說

杜氏預曰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受命而迎也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

卿不書舉重畧輕又曰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孔氏穎達曰隱元年云祭伯今而稱公知其為天子三公從周向紀不由魯國縱令因使過魯自當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既書其來又言遂逆是先來見魯君然後向紀知王使魯主昏故祭公

來受魯命而往迎也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
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主令與夫家為禮天子
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為主令與后家為禮嫁女則
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令魯為主使魯遣
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
至夫家其王后昏后不來至魯者以王姬至魯待夫
家之逆以為禮故須至魯后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
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舉其得王之命后禮已成
于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於父母從父
母之家而將歸於王據父母之家為文故于歸申父
母之尊也劉夏逆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
是王不當親也文王之逆太如身為公子迎在殷世
未可據此以為天子禮也趙氏匡曰若但書逆女
則是祭公自逆故須言王后爾今不言使即罪全歸
祭公孫氏復曰天子不親迎娶后則使三公逆之
祭公三公書者為遂事起也其言祭公來者祭公來

謀逆后之期也桓王娶后于紀魯受命主之故祭公
來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於天子命之逆則
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於王專逆王后于紀故
曰遂以惡之不言逆女者王后重矣非諸侯夫人可
得齊也故不言逆女也劉氏敞曰三公坐而論道
使三公以逆女非正也祭公逆王后于紀則何為來
由乎我使我主其禮也曷為使我主其禮昏姻之事
必有嘉讓之辭焉太上無敵不可以質惟諸侯同姓
者主之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遂而非禮非也
此其為非禮奈何使我主之紀有成矣自是往逆也
蘇氏轍曰穀梁曰不言使不正其以宗廟大事即
謀於我也非也若不正其即謀於我者言遂逆足矣
不言使何哉言使豈妨於即謀於我乎王將逆后于
紀而使魯主之故祭公自魯如紀不稱使謀昏也遂
繼事之辭也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
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得失則視其實而已祭公

自魯逆王后公子遂如周及晉皆以二事出者也公
子結媵而及齊宋盟專繼事者也 程子曰祭公受

命逆后而至魯先私行朝會之禮故書來而以逆后
為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陳氏傳

良曰逆后六書非公卿也而後書是故原莊公逆惠
后於陳不書召桓公逆定后於齊不書則祭公何以

書后妃母儀天下而以遂專之也祭公不稱使則王
者有成命也王者有成命而以遂專之故書遂始於

此凡遂譏也莫甚於遂逆后罪祭公且罪魯也 張

氏洽曰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
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為媒

而因是往逆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

黃氏震曰劉氏權衡曰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
其辭命祭公逆后于紀使我主其禮也岷隱曰祭公

至魯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為之紀魯甥
也咨謀於魯而行本訥曰齊將滅紀紀託於魯魯勢

不能比紀於是為之謀俾納女於王託王為重焉蓋
自五年齊欲襲紀紀懼求魯六年會于成秋又來朝
今春家父來聘則謀昏也今祭公來因不反命而遂
逆王后齊侯繼此不復犯紀僖公沒襄公始滅紀納
女亦延紀數年愚案劉以禮言戴以情言趙以事勢
言可以參考家氏鉉翁曰昏禮不稱主人者謂天
子雖尊不自為主人也左氏莊十八年號公晉侯鄭
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不言王使
而曰號晉鄭使之逆此不稱主人之明證也祭公何
以來乎周制天子與諸侯為昏則使同姓之國為之
主魯以周公之後為王主禮其來舊矣穀乃云不正
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其未然歟是時紀困於
齊請昏於王室以為圖存之計魯實主之王使祭公
下詢於魯亦以是故爾祭公為逆后而來無譏也祭
公以遂事而往則有譏也劉原父謂三公乃師傅之
官與天子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以

昏姻之事以為任之重使之輕愚謂周之三公即宰相也天子不行親迎之禮而使其宰往逆所以重大昏之始其未為失與當是時賄妾聘逆皆以命其宰宗廟重事而使三公於禮不為過汪氏克寬曰祭公自魯逆王后受王命謀昏於魯竝迎后於紀逆后大事也安有無王命而敢專之哉但天子昏禮當使大夫謀昏於同姓之諸侯待其復命然後使上卿往迎而公監之故王遣三公謀昏則以輕使為失祭公不復命於王而即如紀逆后則以遂行為罪而交責之也

案劉氏敞曰三公逆女非正也胡傳暢發其義謂當使卿迎而公監之其說是矣孫氏復以為天子不親迎娶后則使三公逆之家氏鉉翁謂宗廟重事而使三公於禮不為過似亦有理故竝存焉程子謂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禮然據家氏鉉翁所引莊十八年號晉鄭使原莊公逆

后則同姓諸侯
為主確有可據

戊桓王十
九年齊僖二十八年晉緡二年衛宣十六年
寅七年蔡桓十二年鄭莊四十一年曹桓五十

四年陳厲四年杞靖公元年宋莊
七年秦出子元年楚武三十八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

凡諸侯之女
行唯王后書

公羊

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
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

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
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穀梁

為之中者
歸之也

胡傳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

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摻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

集說

杜氏預曰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申父母之尊又曰為書婦人行例也適諸侯

雖告魯猶不書

范氏甯曰中謂闕與昏事楊氏

士勛曰劉夏逆王后

經不言歸則是魯不闕與昏事

而范氏略例云逆王后

有二者以書逆王后皆由過

魯若魯主昏而過我

則言歸若不主昏而過我則直

言逆雖詳略有異俱

是過魯故范以二例總之劉

氏敞曰其言季姜何

未可以稱王后也稱王后矣何

為未可以稱王后自往者言之王者無外王命之斯
后之矣自來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處
也不敢處恭也蘇氏轍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
其歸此何以書魯為主也陳氏傅良曰諸侯逆
稱女至稱夫人尊夫人也天子逆稱后歸稱季姜尊
王也家氏鉉翁曰自王國而逆則曰王后女雖在
紀而后之名已正自紀國而往則曰紀季姜后雖在
途而女之出必本其所自此諸侯歸女於京師之例
也趙氏汾曰春秋存策書之大體魯為天子主昏
故后歸不可不書也卓氏爾康曰紀季姜不書以
非祭公所
得以也

夏四月

秋七月

集說

黃氏震曰書
以備四時

附錄左傳

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鄧人攻而

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遂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闕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聘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闕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秋號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巴杜注巴國在巴郡江州縣隋改江州為巴縣今屬四川重慶府孔疏昭十三年楚共王與巴姬埋璧則巴國姬姓鄭杜注鄧在鄧縣南沔水之北後漢志鄧縣有鄧聚今襄陽府襄陽縣東北鄧城是也梁杜注梁國馮翊夏陽縣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也古少梁城在縣南二十里荀杜注國

名水經注古水出臨汾西又西南逕荀城在絳州
西十五里絳州今屬山西平陽府賈杜注國名
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有賈鄉唐書年表云唐叔
虞少子公明康王封為賈伯即其地孔疏僖十七
年梁嬴孕過期則梁為
嬴姓世本荀賈皆姬姓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
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嘆所
也

公羊

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議
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

穀梁

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
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

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胡傳

案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速職也諸侯閒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嘆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

集說

杜氏預曰諸侯之嫡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

上卿 孔氏穎達曰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
世字傳皆為大然則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 楊
氏士勛曰世子攝其君謂會同急趨王命者也今曹
伯有疾雖闕朝魯未是急事而使世子攝位來朝故
云非正也 劉氏敞曰諸侯相見曰朝此世子也其
言朝何參譏之 蘇氏轍曰諸侯相朝正也有故而
使世子攝事畏大國也蓋禮之變也 程子曰曹伯
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
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薛氏季宣曰攝事而朝
京師禮也朝於諸侯非禮也 張氏洽曰凡為人子
立不中門坐不主奧不敢乘父之車示民有尊也今
曹伯有疾世子為國之本不使之朝夕視膳以尼窺
伺之端而令棄國忘父越境伉禮以朝魯桓夫春秋
於桓方以誅亂賊之事望諸侯今曹伯之使世子世
子從父之命揆之於義無一可者春秋所以直書而
深貶之 葉氏夢得曰朝天子有時有故不能朝則

攝諸侯無相朝之道射姑而攝朝是伉天子之禮於諸侯也 家氏鉉翁曰終生疾已革而射姑朝於鄰

國其不憂親之疾可見矣或曰以父命而出奈何曰此非存亡安危之所係父命可辭也 李氏廉曰曹

來朝五此年世子文十一年十五年成四年襄二十一年皆曹伯也 汪氏克寬曰經書世子朝會者十

有二曹射姑來朝鄭巫如晉宋成同盟戚齊光盟鷄澤會戚會相救陳四伐鄭宋佐會申是也宋成序侯伯之下大夫之上宋佐序子男之下淮夷之上庶幾不失位矣齊光漸進而序於薛伯杞伯之上則其僭已極鄭巫亞於魯大夫則屈辱

尤甚焉比事考之而義自見

己桓王十年 齊僖二十九年晉緡三年衛宣十七年

八年

十年

蔡桓十三年鄭莊四十二年曹桓五十

五年陳厲五年杞靖二年宋莊八年秦出子二年楚武三十九年

春王正月

胡傳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

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篡弑者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集說

何氏休曰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孫氏復曰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

道滅矣

劉氏敞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存公也何

謂存公三朝之節也古者侯服一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魯采服也古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

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桓非受命之君也三不朝矣其
曰王存公也王氏元杰曰十者盈數也桓惡極而
天討不加王道亦幾乎絕矣故經不書王至十年而
書王者存天道王法也十八年復書王者以天道王
法正桓公之終也嗚呼王之道天之理也天理未嘗
絕於人心王道未嘗絕於天下天理非絕於桓桓自
絕於天也桓雖無王天道王法則不
可絕也知此則知十年復書王之義

庚申曹伯終生卒

左傳

春曹桓
公卒

案穀梁以是年書王為正曹伯
之卒非春秋之旨也胡傳甚明

夏五月葬曹桓公

集說

港氏若水曰著葬之得禮也禮諸侯五月而葬何以書有赴報則史書之聖人存之

附錄左傳

號仲諧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號夏號公出奔虞

虞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唐改大陽曰平陸屬陝州今屬山西平陽府解州古虞城在縣東北四十里孔疏譜云虞姬姓也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

秋公會衛侯于挑丘弗遇

挑丘杜注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挑城今山東東昌府

東阿縣西五十里有挑城鋪旁有一丘高可數仞即挑丘也

公羊

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

穀梁

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胡傳

弗者遷辭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
中變而從齊鄭於是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

曰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
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

集說

杜氏預曰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
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趙氏匡曰經意直譏

其無信爾

劉氏敞曰弗遇者何公不及遇也曷為

或言不或言弗不者正辭也弗者遷辭也君子之於

言無所苟而已矣蘇氏轍曰衛侯與公為會於桃

丘既而背之與齊鄭未戰書曰弗遇過在衛也高

氏閌曰在易屯之六三以陰居陽其身不正而輕躁

妄動求應於五五應在二而弗見納聖人戒之曰君

子幾不如舍往吝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

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

求夫桓公身負弑逆之辜而又輕躁妄動為人所棄

正如屯之六三聖人為萬世戒也

呂氏大圭曰齊

鄭急於圖紀故不得不急於謀魯伐鄭之役衛實從王則衛與鄭有隙矣故魯桓因而會之將以為援也然蒲之胥命則齊與衛亦既修舊好矣衛始以鄭之怨而約與魯會終以齊之故背魯而弗來盖公之所以弗遇者齊與鄭實軋之也張氏洽曰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桃丘耳春秋為國諱恥故言至桃丘而不相遇穀梁所謂弗內辭也李氏庶曰經書弗例四此年弗遇罪衛也文十六年齊侯弗及盟罪季孫也然皆為內諱恥也追齊至鄆弗及有畏也胡氏皆以為遷辭晉人納捷菑弗克納則亦遷善之義矣汪氏克寬曰此年會桃丘弗遇成十六年會沙隨不見公昭十三年同盟平丘公不與盟皆非魯之罪故聖人皆直書不諱惟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魯不當以大夫會諸侯然齊侯責賂卒與仲遂盟鄭丘則罪之在齊又可見矣李氏本曰衛與齊黨

而齊以紀故與魯為讎桃丘之會必魯聞衛侯適齊期戰故往會之以間齊也而衛由他道過矣故曰弗遇若期而背約則當言弗至安得以弗遇言哉

案季氏本解遇字與衆說小異亦似有理附存以備參考

附錄左傳

秋秦人納芮伯萬於芮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

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

出奔

共池

共池杜注地名闕案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西有共池志云虞公出奔地去縣四十里許與讓畔城

相近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虺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

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公羊

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

敗績內不言戰

言戰乃敗矣

穀梁

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

胡傳

春秋加兵於魯眾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

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

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於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侵伐

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魯以周禮為班則魯有禮矣三國伐有禮是討有辭矣春秋善魯之用周班不使三國得伐之故改侵伐而書來戰言若三國自來戰而魯人不與戰也趙氏匡曰言來者責三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諱敗之常也孫氏復曰來戰于郎不言侵伐者不與齊衛鄭加兵於我也郎魯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矣不出主名者三國無故加兵於我不道之甚故以三國自戰為文也劉氏敞曰其言來

戰何來戰者外為志乎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戰而不言師敗績者敗在內也敗在內則何以不言恥也

蘇氏轍曰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救齊齊人餽

之魯以周班後鄭故以齊衛來戰于郎不稱侵伐而

稱來戰無詞也鄭雖主兵而先書齊衛猶以周班正

之也程子曰左氏載其事曰我有辭也我則有禮

彼悖道縱慾而以興戎故特曰來戰以三國為主甚

其惡也張氏洽曰春秋以主客之辭辨用兵之曲

直殘民之輕重其罪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若

今年郎之爭直以三國來戰言之蓋魯桓之當討固

有大罪極惡齊衛鄭之君既不能奉天討而與之會

盟矣今乃徇私欲爭小故以無辭而伐有辭則罪在

三國故特書其來戰此春秋之特筆程氏端學曰

魯衛兄弟之國齊魯累世之姻桓公又新娶於齊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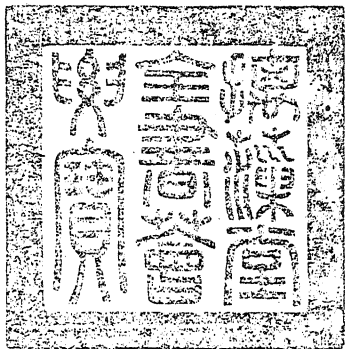
鄭嘗會盟假田以締交一有間隙則忘親背盟興兵

爭戰此春秋之時所以為大亂聖人比書其事為後

世鑒 李氏廉曰內兵書戰六此年戰郎十二年戰
宋十七年戰奚者諱魯也莊九年特書敗績者惡魯
也桓十三年成二年書戰書敗績者此會外兵例非
魯事也 邵氏寶曰來戰于郎不與其伐也我無可
伐之罪也 昔也有可伐而不伐今也不可伐而伐之
不書伐豈特不與其伐哉亦恐嫌於能伐爾 季氏
本曰齊欲吞紀與鄭衛合魯則專意援紀者也 三國
來戰蓋為此爾考魯以援紀之故與齊不親自齊鄭
如紀之後與魯不相通已六年矣何由至齊為班耶
王氏樵曰齊僖鄭莊皆喜亂之人也又濟之以衛
宣是時齊方圖紀其嫌魯必以紀故與 卓氏爾康
曰齊惡魯為紀謀難則主兵者齊也鄭固與齊同如
紀者衛又與齊胥命于蒲者故三國來戰 張氏溥
曰春秋直魯而罪三國非寬魯桓譏三國之昧大義
急小
忿也

案季氏本據經駁傳謂直以謀紀之故不為無見然
經無明文則事據左氏故仍主左傳而季氏本王氏
樵卓氏爾康
之說附焉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五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周綬